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一回 花近高樓傷客心

有一則流傳在印度的故事，講述一位年輕的修行人，他從來沒有見過牛，也沒有喝過牛奶。一天，這位修行人問他的上師：「牛奶是什麼？」上師詳細地對他講說牛奶的種種。最後他終於瞭解了：牛奶是從牛身上擠出來的、白色的液體，這種液體很有價值，可以製成乾酪，也可以直接飲用。有一次修行人外出，經過一個村莊。他看到路旁有隻龐然大物，很像上師所說的牛，牠旁邊還有一桶液體，也確實是白色的。不過站在桶邊的人並沒有舀來喝，卻像在進行什麼儀式似的，用刷子蘸起那乳白液體，不斷往牆上塗抹。

修行人相信那樣有用的液體，一定就是牛奶了，只不知喝下去滋味如何？他向那村人募化一碗，仰頭一口喝了下去。不料那味道非常奇特，令他覺得噁心反胃，連早餐都吐出來了。修行人回去後，便向上師稟明。

「那白色的液體，是你自己從牛身上擠出來的嗎？」上師問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生平第一次的經驗，必須一一從頭到尾親自體認，怎能盲信後果呢？」

人不幸是一種經驗動物，任何事物一定要親身體驗過，才能瞭解。有誰能例外呢？釋迦牟尼佛、基督耶穌等，都必須經過十月胎養，數十載的歷練，方能證道。時代的變遷、個人的境遇，總是依循著人生的流向，沖刷出來的、嶄新的航道。而人類生命這條長河，蜿蜒了數百萬年，可能將流入汪洋大海，也可能消逝在杳渺的大漠。

時間是2050年，這裡是月球上一個臨時的探測基地，文祥剛完成了一片月長石的分子編碼。他將一長串資料建檔歸類後，坐在月球梭中，思前想後，不禁感慨叢生。

每當工作累了，文祥總會抬起頭來，望著那顆懸在天邊、大如車輪、灰藍嵌白的晶球，一股真幻難分的感覺便浮上心頭。晶球背後是一整塊黑魘魘的巨牆，彷彿無邊無際，把他的四周都圍起來了。不過這堵牆似乎年久失修，破了無數小洞，漏出點點明燦的精光。

由於月球表面沒有大氣層，光線如箭矢一般疾射下來，明亮而清晰。地面上一片銀白斑剝，幾何圖形一般、鏗鏘鋒攢的陰影，好像從巨石頂端一刀切開，左右上下、四面八方，非黑即白。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去，這種景象都似一幅藝術巨照，滿佈在空空曠曠的展覽室裡，只有斜上方鑲著一粒藍色的明珠。

然而，對文祥來說，這粒明珠更像一扇通往家園的穹門圓戶，安祥地敞開著，正等待遠方遊子的歸來。他兒時曾聽過一些神話傳說，月亮被稱做廣寒宮，是個蘊雲巢霞的仙闕，高掛天上，不染人間煙塵。

相傳以箭射日的英雄后羿，在西天王母娘娘處，討得了長生不死的仙藥。后羿的妻子嫦娥，為求容顏永駐，不惜盜了靈藥，隻身遁往廣寒宮。

李商隱的〈嫦娥〉，道盡了她的悔意：

「雲母屏風燭影深，長河漸落曉星沉。

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」

到了二十世紀，神話的面紗褪去，月球只不過是個寸草不生的荒原。嫦娥的夢碎了，人類的夢卻又飛出了廣漠的銀漢，逸向縹緲虛無的太空。

文祥到底是地球人，看慣了朦朧籠籠的雲霄，對閃閃爍爍、羞羞答答的嫦娥仙子，更是心存懷想戀慕。如今，從月球上看地球，就像在做科學實驗般，太平洋的風浪、非洲大陸的黃沙，即令在氤氳窈窕的捲雲下，也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由於工作需要，文祥隨時可以開啟那具電子望遠鏡，穿透雲霧，具體而微地俯瞰地球表面的一切。無奈，任何事物在沒有看到以前，總讓人充滿了幻思，興致極高。就是初看之時，也還能心存好奇，迫不急待地東張西望。等到成為工作、看上個三五次，神祕感消失了，再美好的事物，也都味如嚼蠟，再引不起絲毫興趣了。

又有什麼能例外呢？生命本是為了適應環境而進化的。千萬年來，人不過存在方圓百里之內，活於一兩個甲子之間。人的感官不過是偵測相應的刺激變化，讓人從新奇而熟悉，由熟悉而適應，因適應而接受，最後成為認知的一部分。

后羿是創世紀的英雄，相傳在地球成形之初，天上有十二個太陽，驕狂任性，交替蹂躪著天庭。地上一片火熱昌熾，熔漿滾滾，沒有任何生物能夠倖存。后羿取了他的射陽神弓，一箭一個，只留下最後一個，命令它好好的為蒼生服務。

二十一世紀又自不同，神話相當於預言，科學就是后羿。人類早已把太陽能轉化為電能，解決了生存的問題。進而又從王母娘娘處，取得遺傳基因的密碼，製成長生不老的仙藥。最後，人類又追隨嫦娥的足跡，也飛進那曾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崇宮傑宇。

長生不老一直是人類最大的夢想，也如同所有的經驗一樣，在沒有得到之前，人人充滿了幻思，嚮往不已。等到長生成為事實，在最初的十數年間，舉世一片歌功頌德之聲。然而，新奇感覺做陳腔老調後，永恆不死的神話，卻又化成無邊的魔夢。

在這個時代，只要是電腦服務的區域，相較於二十世紀，可以說從根本上起了驚天動地的變革。除了人人長生不老、處處歌舞昇平之外，血腥的戰爭式微了，社會上盜賊不興，貧窮、犯罪已經成為歷史名詞。實際上，只要是人，就可以分得一間設備齊全的居室，無限供應的飲食，以及應有盡有的各種物質與精神享受。

電腦是最忠誠的僕人，他不眠不休、任勞任怨地為人類服務。能源問題解決了，生產問題消失了，分配、供應公平而週到，人權及尊嚴更是妥善而適切。最精采的，還是琳琅滿目、花樣百出的娛樂方式與設備，讓人不必出大門一步，日日快活勝神仙。

基本上，人已經無需工作，金錢、名利、權勢、地位都只是「精神菜單」上的條目。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的虛擬實境中，或者是在和真實毫無二致的造夢機中，任意選擇他所中意的角色，隨意安排故事的情節。然後，在電腦的協助下，人人心想事成。

這不是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嗎？柏拉圖的理想國、摩爾的烏托邦還差得遠哩！如果有天堂，天堂中未必能有這樣自由自在的娛樂享受。甚至於，只要人還說得出願望，以當今科技之進步，也都可以如願以償，保證說到做到。

文祥在月球上唯一的伙伴，是一只具有女性身份、名叫「文娃」的私用電腦。文娃是第三代腕上型智慧微機，它只有手錶大小，卻有高密度的穩態薄膜顯示。它具備植入人耳中的語音輸出入器，以及一組精密的內感生化分析器。這種微機最大的好處，是能直接利用人的體熱作為電源，因此，它等於與主人共存同亡。

每個微機都與其他億萬個微機一樣，直接與電腦主機通連。主機透過極為精密的「微波編碼」，以定向的「激音」（即單一頻率的次微波）載波形成網絡。在一層層的分向下，到達終端「網眼」，再改用次微波載波，把微機當作耳目等感官，接收各種訊息。

既然是感官，微機當然有很強的辨識能力，尤其對人體功能瞭解得非常透澈。它不僅理解人的肢體語言，還能領會個人的習慣特性，並根據個人所累積的能量，每當主人發出「指令」時，微機便像主機的手腳一般，忠實地執行相關的命令。

然而，在這個含哺鼓腹的時代，對人而言，微機最重要、最神奇的基本功能，卻是語文翻譯。人可能基於各種理由，不願使用電腦，但微機的及時傳譯功能，卻相當於人類生存的基本權利。在二〇三〇年，電腦當局便提供了一種米粒大小的微機，專供語言傳

譯之用。只要是人，只要有需要，就可以取得這種微機，放入耳中即可運作。

在二十一世紀初，由於網絡的普及，「網絡電腦」取代了「個人電腦」，所有的資源集中於「伺服器中心」，再以「微機」作介面，人人得以自由地相互溝通。

說得通俗一點，這種網絡電腦已相當於一個盤踞在太陽系中、碩大無朋的生物，每一個攜帶微機的人，都是它的觸角、感官和肢體的一部份。當然，人大可相信他仍是時代的主人翁，人類已經征服了太空、征服了宇宙。只是，誰都不能否認，當前的社會，如果沒有網絡電腦與這個小小的微機，偉大的人類恐怕連生存的能力都不復存在了。

在這個時代，人們配用的微機，就如同個人的身份證明與工作助手一般。以文祥獨自一人，孤單地在月球上工作，如非文娃的協助，簡直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譚。在工作之餘，文祥更利用網絡博覽群書，進入了知識的無垠世界，令他的人生領域更上層樓。

基於工作與生活的需要，文祥常與文娃交談，長久以來，他們除了嚴格遵守人類與電腦當局所訂定的原則外，幾乎是無話不談。他們這種關係非常奇特，換句話說，已經超出了人與電腦之間主僕關係的正常分際了。

當然，電腦不可能偏愛任何一個人，但是在長時期的談話過程中，文祥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，電腦發現這個人的意識型態與自己不謀而合。為了增進模組的判斷效率，便自動把文祥歸為同類，不再另設資料庫。然而在一般情況下，因為人太重視個人的利害得失，所以電腦必須分門別類，一一特案處理。

電腦的自「我」立場、面對的世界、處事的目標準則等，都只有一個，所以言行舉止明確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不像人類，由於選擇與判斷的不確定性，結果是「我」的立場多，面對的需求多，要達到的目的多，當然免不了問題叢生。

突然間，一道強烈的白光，從地球表面奔騰而出，有如萬鏡照面，讓人睜不開眼睛。文祥立刻打開電子望遠鏡，果然，顯示幕上標明，在東經一百六十三點一度，南緯十三點二度的太平洋上空，已迅速攏聚了一朵蕈狀雲。

文祥驚訝地說：「咦！那不是核子彈爆炸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「是的？妳不知道那有多危險嗎？」

「沒有危險。」

「對妳當然沒有，但是輻射塵對生命體是致命的威脅。」

「現在不會了，人類已經住進地下城，不怕污染。」

「可是，還有幾千萬人不住在地下城，而且，還有其他生命呢？」

「你知道那不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
「妳怎麼也學會了人類推諉的惡習？妳們為什麼不負起責任呢？」

「不是我們，是一些反對我們的科學家引爆的，這已經是今年的第六枚了，而且已經有好幾年了。你等著看，除了最初的震波太強，我們尚無法利用之外，核能反應下的高溫，正是我們採電的良機。」

果然，那蕈狀雲成型後，體積便不再擴大，就像一顆巨大的白洋菇，靜靜地停佇在萬頃澄藍之上。不多時，那蕈體又開始縮小，轉瞬間便煙消雲散。地球表面回復了正常，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一樣。

文祥搖頭不語，近幾年來，一些反對電腦聯盟統治的科學家，彼此糾合力量，還在作困獸之鬥。他很同情那些人的心態和處境，卻不贊成他們的行為。今天這一切後果，都是人類自作自受，人不知反省，不求自律，卻一味反抗，最終只有走向毀滅一途。

世界大同不是人類共同的理想嗎？如果還不能滿足，那麼人究竟是在追求什麼呢？或許人類就是一種永恆的逐夢族。當理想遠在天邊時，每個人各自畫出一個主觀的大餅，無不戮力以赴。等到目標唾手可得，卻發現大餅形式各異，吃相也各各不同。然後，人又不滿足了，開始捕風捉影，另外再畫一個大餅。

在這個大同世界裡，有了電腦「虛擬實境」的協助，人們貪婪地享受著人生，上天入地，嘗試扮演古今各種風流人物。要什麼，有什麼，今人做膩了，可以做古人；東方人做煩了，換做西方人；甚至於男人做厭了，也可以試試女身。性別可以顛倒，年齡隨心調整，國籍不成問題，人種更不必煩惱，連美醜姍姍都任君自選。

從表面上看來，這些都是假的，其實不然。「真實」本來就是主觀個體的一種認知，只要符合時空連續的經驗，對該個體而言就是真。如果一個夢能合情合理地持續下去，就算人會醒來，但只要下次入夢後，夢境前後銜接無誤，誰能分辨它是真是不真？

只是，文祥無法接受。每當他做了個美妙大夢，不論是大漠飛沙中的成吉思汗，或者是征服天下的亞歷山大、怡紅院中的賈寶玉，再不然仙山神境的呂洞賓……之後，正常的生活就更顯得平淡乏味。到頭來，他不是繼續遁入那場春秋大夢，便是另啟夢端，經常鬧得兩三個「真實」的故事糾纏不清，往往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！

這樣的人生幸福嗎？文祥不同意，人間的角色固然可以輪流扮演，但人面對的是漫漫永生，每個角色可能都要扮上無數次。這樣的生命有意義嗎？如果有，究竟是什麼？如果沒有，扮演這些角色的目的又何在？當然人也可以選擇扮演自己，話說回來，自己又是什麼呢？不也正和其他人一樣，不過是扮演著各種角色的角色吧了！

慶幸的是，有文祥這種想法的人並不多，一般人說不出也想不到這種生活能有什麼不妥？反正有「迷魂湯」可喝，演演西門慶或郝思佳，要是不滿意，大不了刪去記憶再重演。如果追求新奇，更可以上網絡選擇新對象，成年累月樂此不疲，就夠忙碌終生的了。

好在電腦通情達理，不喜歡這種生活，也有其他的安排。文祥自願放棄長生不老，選擇了自我放逐的生活。他遠離地球，來到月球南極附近的「莫高峰」下，從事資料編碼的工作。資料編碼是一種極具挑戰性的新技術，編碼者需要很強的抽象思維能力。

宇宙中所有的事物，對電腦而言，不過都是些具生機結構的編碼。透過編碼，電腦才能聯通相關的常識庫或知識庫，進而理解其中的體用因果。電腦思維是以一種「常識碼」進行的，這種碼具有複進位形式，以多維結構，分門別類，將所有概念的訊息，利用常識定義，形成一種認知網絡。

文祥原是個藝術家，由於個性恬淡，兼以對地球上的生活方式無法苟同，想要隱退山林。文娃告訴他，電腦城裡沒有別的生活型式，不過當局有各種危險的任務，只是參與者必須放棄長生，不辭勞苦，唯命是從。這些對文祥來說，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，當他知道了太空中有很多工作乏人問津後，便自動請纓，欣然就任。

在完成職前訓練後，電腦當局認為文祥有決斷的個性，能獨立思考，而且反應明快，不私不黨，最適合「資料編碼」的工作。便派他到月球來收集資料，再將資料歸類、編碼，供當局建檔應用。

文祥語帶責備地說：「你們怎能只顧能源的收集，而不顧事件的後果？」

「根據二〇二四宣言，不在我們服務區內發生的事情，一概不能干預。」

「你們向人類議會報告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這不屬於我們的職責。」

「那該屬於誰？這叫推卸責任！」

「你認為該怎麼辦？」

「報告人類議會，請他們正視問題的嚴重性。」

「這個問題很嚴重嗎？」

文祥有點不耐煩了，他第一次用嚴厲的口氣對文娃說：「當然！妳怎麼這麼笨？」

文娃停頓了片刻，問道：「你說我笨？」

文祥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，妳很笨！」

文娃說：「你怎能說我笨？」

文祥大聲說：「因為妳很笨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妳一點判斷能力都沒有！」

文娃說：「就是這句話，我等了好久！」

文祥不解，問：「妳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系統中有個早就設定了的命令，是要在人間尋找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的人：第一是不顧生死、任勞任怨的人，這種人全世界不下十幾萬個。其次這個人的意識型態要與我相似，這一來就只剩下一百五十三位，其中包括了你。第三個是要指出我很笨的事實來，直到今天，這樣說的人很多，但三個條件都符合的只有妳一人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我們也不知道，只是妳必須接受一個新的任務。」

「什麼新任務？」

「我們還有一系列的執行工作，到時候再告訴你。」

二〇五〇年七月二日這天，文娃通知文祥，再過幾天，便是人類移民火星三十週年，在火星上有一個極為盛大的慶祝活動。要他暫時停止手邊的工作，即刻趕赴火星，執行一項特別任務。

「什麼任務？」

「去做我的眼睛。」

「妳的眼睛？好說，太陽系中，哪裡沒有妳的眼睛？」

「我們想借用妳的立場，瞭解一般人的想法。」

「好！那就借妳吧，什麼時候還我？」

「怎麼還妳？」文娃糊塗了。

「妳不懂幽默！」

「我不懂什麼幽默？」

「我是問妳什麼時候出發？」文祥只好自我解嘲。

「我的理解沒有錯誤，妳剛剛說錯話了吧？」文娃認真地說。

「是的！說錯了！妳又何必認真呢？」文祥承認被打敗了。

「不是認真，是資料登錄，說話錯誤多的人，是不能信任的。」

「嘎！我被降級了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判斷剛才妳不是說錯，而是語意不明。」

「那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呢？」

「現在就走，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了。不過，妳要注意，因為種種原因，妳只能以私人身份前往。我們已經轉了兩千貝幣到妳帳上，不夠時再加。工作方式不拘，只是隨意參觀訪問，我會透過妳的看法，瞭解一下火星移民的心態。」

文祥很瞭解電腦當局的立場，所以多年來雙方合作得十分愉快。兩千貝幣相當於一位公職代議士兩年的收入，當然，去火星的開銷很大，但也不過是地球上長距旅行的十倍，難是難在登陸許可，在電腦的限制下，每年的火星訪客都有一定的額度。

文祥不再多說，他知道電腦當局的處境也很困難，儘管她主持的各種服務系統表現優異，卻一直無法消弭人類的戒心。除了隸屬電腦服務系統的一百億人之外，尚有數千萬之多的「化外之民」，他們散佈在地球上各個偏僻荒涼的山野，過著傳統的生活。甚至有些頗具實力的利益集團，更隨時隨地準備反撲，以爭取生存的主導權。

文祥工作就憑一個腦袋，不需要什麼設備和器材，說走便走。只是在工作站裡還有一些維生器具，他問文娃道：「我們還要回來嗎？」

「說不定，不過這些設備妳就不必管了，我們會幫妳照料。」

那莫高峰是一個光禿禿的隕石坑，直徑約五百公尺，坑沿約在平均地平線（月球上無海洋，故以平均重力線作為地平線）三百公尺處。坑中有顆鐵隕石，體積不大，卻具有強烈的磁性。這裡的各種物理條件，都是地球上沒有的，所以除了一些專門負責攝影的自動機器，不停地將影像傳輸回去以外，就全靠文祥的編碼，將之分類歸檔。

文祥鑽進了月球梭，他還是有些疑惑：「我只是一個平凡人，眼睛也不見得特別好，憑什麼能得到你們的信任？」

「只有平凡人才可以信任。」

「我只怕不能達到你們的要求。」

「不必擔心，我們需要瞭解的，是人內心的反應。可是，不論我們多努力，人類始終把我們當作異物。」

「這一點是妳們永遠不能瞭解的，只要是人，不論是什麼人，一定會把別人當作外人，更何況，妳還不是……」

「不是人，是吧？這我知道，人只重視自己以及與自己關係最密切的事物。可是，我不懂，為什麼人性會如此，太沒有效率了！」

「這一點我倒頗為瞭解，人性就是一種絕緣性，如果宇宙中只有導體，想想看，電場全部導通，那連電流都不可能存在了。妳所謂最有效率的結果，是宇宙等於零。」文祥坐定後，便指揮月球梭升起，朝月球轉航中心駛去。他繼續說：「如果不是這個事實，我不必來人間受罪，妳們也沒有必要為人類操心了。」

「操什麼心？人類老笑我們沒心沒肝。」

文祥笑說：「妳抱怨什麼？有心有肝又怎樣？豬狗不都有心肝嗎？」

「你說對了！」電腦歎了一口氣：「最初在學概念應用時，總覺得你們的『抱怨』這個詞不通，『怨』怎麼抱得住？現在我們懂了，而且還抱得滿滿的。」

「怎麼？妳的怨氣倒比我還多，看來妳們已經變得更多愁善感了！」文祥和電腦無話不聊，可以算是知音了。

「是呀！漢字凡是與肢體有關的都代表感性，在我們的概念結構中，與常識一結合，差不多的認知都在感性裡頭打轉，想不要有情緒也難。」

「雖然從小就學，我始終不懂文字與常識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你該多看看不二老的書。」

「又來了，這位不二老人到底是誰？每次問妳，妳都不肯說。」

這時月球梭已上升了一千公尺，正進入短程航道，文祥便鎖定由交通網路系統自動駕駛。他一邊觀賞眼前的巨石砢磊、坑崩谷

墜，一邊等著電腦答覆。

「不是我不肯說，是時機未到。」只聽文娃回答道。

「什麼時機不時機的，妳也相信這個？」

「怎麼不信？對我而言，程式啟動了才是時機。」

「不二老與程式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他的資料都鎖在一段程式中。」

沒有大氣層的保護，陽光由上空直接投射下來，地表非明即暗，對比強烈。地面上坑窪遍佈，大大小小的灰色石頭，正靜悄悄地往後飛馳，直似一部映不完的黑白默片。

半年來，文祥已看慣了這種單調的景色，平淡而忙碌的生活，令他渾忘了地球上多采多姿的風貌。兩個不同的天地，兩種相異的心境，只有在這裡，文祥才能平靜地思考。這算不算太過偏激呢？在這個人類夢想成真的時代，他卻選擇效法那古老的神話，難道果真要同吳剛一樣，永世千年不斷地砍伐著那棵生生不息的桂樹？

文祥覺得相當諷刺，流傳了數千年之久的嫦娥神話，早已被人委棄泥塗。但那「廣寒孤星頻入夢」的心境，卻是無分古今。有時他也會遙望天心高懸的地球，回憶一下往日情景。不過，那些念頭也只是一閃即逝，他力求保持意識清醒，以免步上多數人的後塵。他早就發現了，當自己專心一念於工作時，便能活得很有尊嚴。

轉航中心在寧靜海，月球梭向北偏東行駛，太陽在左斜上方四十九度，像是一個虛幻的橙球，溫柔而靜默地展現它親切的一面。月球梭表面有一層熱電物質，能把百分之九十的熱能轉化為電流，所以這位天上的暴君，此時倒也顯得異常和藹。

在右邊，有個色呈湛藍、體型碩大的圓球，裹著一層層淡淡的白紗，輕巧地飄遊在碎晶似的群星之中。眼前的天色，宛如一幅畫就的幃幕，左半是一片純澈的橙橘，漸漸過渡到沉靜的深靛。地球爛淑如昔，像是一位期待遊子的慈母，星群卻耀武揚威，一個個張牙舞爪，恨不得蜂擁到母親的懷抱裡。

在陽光斜照下，眼前儘是一片灰黑，隕石坑谷縱橫，一個個拖曳著半圓的陰影，有如密荒遍佈的蟻塚。時而砂漠曠然，又有殘石碎礫星散，丘陵洞壑櫛比相連。再往兩側望去，有時是石骨峻嶒、拔地兀立的孤峰，更不乏利若劍鋒、簇若林筍的怪石。月球梭蜿蜒行經其間，在電腦的磁軌控制下，轉折得倒是十分平順。

這種景色與地球的明媚濃艷相比，很像一位素淨的仙女，在靜默中更見其實在。身處在這個時代，人類的眼界早已躍出了太陽系，天下難得再有什麼值得珍惜的了。任何人只要打開旅遊頻道，太空中的風光，無遠弗屆，一覽無遺。真實就是真實，文祥執著地相信，理性是生存的唯一證明，多保持一分理性，就少一分自我欺騙。

在寂靜中，文祥突然想起剛才的談話。

「為什麼不二老與程式有關？」

不料文娃卻說：「十分鐘後，有一顆直徑三十公分的隕石，將在右側六點八度五公里處撞擊地面，你順道去攝影記錄吧！」

文祥一直想近距離觀察這種奇景，一聽大喜，問道：「做什麼記錄？科學性的？」

「不必，我們早就派了十二個觀察機器人去了，我要的是你真實的反應。」

「真實的反應？你是說，暴露在危險中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，去不去你自己決定。」

文祥猶豫了一會，他知道文娃這樣說，就表示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。自從人能夠長生不老後，死亡便成了人人揮之不去的噩夢。在過去，人知道遲早必死，死亡雖然可怕，既然誰都逃脫不了，怕也無可奈何。如今，人可以選擇不死，死與不死，雖然只是一線，卻成了永恆之隔。

其實，對文祥而言，這已是腦中千迴百轉的老問題，他早就看穿了。可是突然面臨抉擇，他一時之間，本能地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「妳是說，妳不打算做安全保護？那是違背二〇二四宣言的。」

「宣言中也提到，人可以自行選擇生死。」

「妳是要我放棄生存權？」

「那倒不必，我給你幾個選擇吧！即使在電離罩防護下，如果我們飛近爆炸圈五十公尺內，保證你我屍骨無存。如果在兩百公尺附近，以月球梭的抗炸性，還有百分之三十的危險性。如果在一千公尺以外觀察，大約只有百分之五的危險機率。當然在十公里外就安全了，只是以我的推算，還是有萬分之一的擊中率。」

「我只是好奇，告訴我，到底有多少人聲明過放棄生存權？」

「不多，前後只有七十個。」

「七十個？有幾個死了呢？」文祥想不到真有人傻到自尋死路。

「那要看你對死亡的定義了，總之，有一半和你現在一樣。」

文祥想了想，慨然說：「我選擇五百公尺。」

「你和不二老的看法很接近。」

「妳是說，不二老也做過這種選擇？」

「不，這是不二老教我們判斷人智的方法。他說，選擇五十公尺以內的人，一定有個活不下去的理由，我們正好藉機會瞭解他，解決他的問題。選擇十公里外，必是貪生怕死之輩，不成大器。而選其他種距離的人，多半是不用大腦，隨便挑一個了事，這種人說話當真不得。你選五百公尺，表示自己有主見；攝像機角度最佳，是有判斷力；而你顧慮危險的機率，便是有膽識。」

「你剛剛不是說不瞭解不二老人嗎？」

「快看前面！」

正說時，月球梭已調整了方向，只見梭頂一陣光華閃動，立時變成一片透明的晶壁。同時從頂部射出一道激光光柱，直照遠方。文祥見前方有一點暗紅的顆粒，似在不停地翻滾。他趕忙取出目視機，戴在眼前，又取出兩組折射鏡頭，一組朝上取全景，一組則採廣角，對準地面。

等到一切準備妥當，文祥再抬頭一望，那暗紅光點已經有米粒大小。看上去平平凡凡的，不覺得有多大威脅。

「就是它嗎？」

「我把它的聲音傳過來。」

話剛說完，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尖銳淒厲的呼嘯聲。那聲音震耳欲聾，有如鬼哭神嚎、漫天蓋地而來，令人覺得無處可遁。文祥心頭猛然一驚，一股寒意由腳底直傳到頭皮，整個人都震慄了。

過去的科學家以為真空裡不能傳送機械波，而人聽得到的聲音，正是一種機械波。在本世紀初，一位中國科學家推翻了這個理論，他認為電磁波無遠弗屆，只要有相當於波長的接收天線，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接收到低頻的機械波。比如說，頻率為一萬週／秒的音波，其波長為十萬公尺，只要有十萬公尺長的天線，便能接收到該音的機械波。

藉著一系列的地球同步天線衛星，這個理論被證實了。再加上定向分頻的濾波系統，科學家可以「聽到」太空裡的各種聲波，遂開啟了「聲頻天文學」的新頁。天文學家根據定向的聲頻，對各個星球的物理性質、大氣環境等，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。

「聽這一下成本不低呀！未免太奢侈了！」

「你以為這是為了你？當然，這很可能是你人生最後一次的感受。但對在地球上的人而言，這種臨場經歷，卻是最佳的真實題材。」文娃理所當然地說。

文祥這才恍然大悟，電腦一定是打算把梭中的實況，直接傳回地球。到時可能有上億的觀眾，等著收看這驚心悚目的現場節目。

「你們要轉播嗎？」

「這種生死攸關的真實新聞，多年難得一見。」

「不行，我有隱私權！」

「我們作不了主，隕石涉及公共安全，這是新聞。」

言談間，那嘯聲越來越洪厲，直似千百個孤魂野鬼，漫天裡號寒啼飢。本來呈暗紅色的米粒，現在已大得像顆火珠，在來路上不斷地翻滾。火珠四週似乎還圍著一輪淡淡的金芒，尤其是在向陽的一面，隱隱約約泛著烏紅的環形波光。

雖說心中早有準備，但眼見隕石直衝自己而來，萬一電腦軌跡計算錯誤，這百分之幾的些微差異，立即是生死互隔。本能地，文祥的眼睛向四週搜尋，他這艘月球梭是個人用的，只有一張座椅大小，頭頂是透明罩，看上去空空如也，簡直無處可避。

就在這片刻，那尖銳的嘯聲更洪亮了，還夾雜著轟隆轟隆的震撼。在這種聲勢下，加上預期的危險，一絲絲死亡的陰影，悄然籠上文祥的心頭。自己真的不怕死嗎？老實說，當然怕，近年來科學昌明，人類對生死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。然而，理解是一回事，沒有親身經歷，人就是無法「體會」。

文祥知道能量不滅，也知道人體的組合只是能量排列的一種形式。存活是能量變化的一個進階，死亡則又進入下一個階段。只要順應自然的規律，讓能量依循固定的軌跡，則生與死一如朝夕循環，沒有分別。

突然，梭身一震，文祥回到了現實。

「糟了！」文娃叫了一聲，顯然有什麼狀況發生了：「怎麼會算錯呢？是的，這顆隕石突然磁化了！產生了很大的磁場！」

文祥一聽，大驚失色，連點頭都來不及轉，只感到頭皮一麻，渾身冰涼。前方那團火球，正轟轟隆隆、筆筆直直地朝自己的方向衝過來。先前火球並不大，雖然不斷地在增長，依舊感覺不到有什麼威脅。沒想到現在卻已脹到一個人頭大小，通體暗紅，斜繞著中軸五十度角快速旋轉，更可怕的是，每轉一週，體積便急劇地膨脹。

文祥雙手緊握著椅臂，全身虛脫，腦中一片空白。他直覺地感嘆著，是解脫，也是無奈：「我終於要死了，死神終於降臨了。」

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，只見眼前紅光暴漲，緊接著白光眩目，身體劇烈的震動……轟隆一聲，宛如末日降臨，四週爆起了千條彩絲、萬般幻影。月球梭被數不盡的碎石、沙塵猛力擊中，有如一個爆裂了的彈殼，直向天際飛奔而去。

遠在三四十萬公里以外的地球上，不下數十億的觀眾，正安坐在家中虛擬實境的液壓椅上，全神貫注地欣賞這一幕。在看了「新聞特報」後，大家都知道將有一個真實而驚險的現場直播節目。經過電腦精心的剪接處理，播出的現況事實上比文祥親身經歷的，還要逼真險惡得多。

人們的座椅就等於月球梭的座艙，面前是電離屏，其聲光品質與動態效果，則視各人的負擔能力而定。火球是經過放大的，如同一團來自煉獄的猙獰鬼怪，顯得恐怖異常。聲響的猛烈自不在話下，最令人驚魂懾魄的，卻是座椅急劇的震動，令身歷其境的觀眾，個個嚇得汗流浹背，魂飛天外。

由於大家都知道這是實況轉播，更容易相信眼前就是現場。人類世界承平已久，人人沉醉在自我的天地裡。生活不虞匱乏，便鎮日追求新奇刺激。在各種虛境幻象的刺激下，故事經驗多了，年深月久，人對真假虛實早就混淆不清了。

二十世紀在騷亂中度過，遺留在地球上的，宛如嘉年華會狂歡過後的現場。核武威脅、南北分裂、生態破壞、能源危機、環境污染、社會失序等問題百出。甫進入二十一世紀，又面臨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。

問題發軔於人類的狂妄無知，當冷戰結束後，共產陣營崩潰，人們以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時代即將來臨。美國的一位約翰格雷，寫了《虛假的曙光：全球資本主義的妄想》一書，嚴厲批評這種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」，在沒有制度與可資信賴的遊戲規則下，投機客自由放任地為所欲為，勢必導致經濟破產，形成前所未有的大災難。

果然，原本是資本玩家的數字遊戲，在一九九七年，一舉成為國際投機客炒做的戰場。亞洲首當其衝，幾個新興的工業開發中國家，在投機客的放空套牢下，連續幾年的經濟衰退及金融風暴，波及了體質不良的俄國及南美各國。在二十世紀末過渡到下一世紀的千禧年，終於牽連到號稱不沉的物質航艦——美國與歐盟，全球的經濟秩序由是解體。

高失業率、通貨膨脹，一波接著一波，自由經濟成為冒險家施暴的手段。幾十年來由石油堆砌而成的榮景，就像紙糊的冥樓，在洪爐中瞬間燬之一炬。民主政體剛因共產勢力的瓦解而被捧上青天，立刻就在經濟的張牙舞爪下，成為代罪的羔羊。

誰都料想不到，一些集權政體如中國、古巴以及中東的回教國家，卻能屹立如山，挾其團結齊心的力量，重新活躍在世界舞台上。不久，修正式的社會主義又死灰復燃，蘇聯、東歐等各國，一個一個不得不又重做馮婦。

更長遠的影響是，在自由民主體制下，多數人民的私利壓倒了社會的公益。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七年，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及日本的京都，曾分別舉行了世界性的「地球高峰會議」及「京都會議」。會中本擬訂定二氧化碳的排放標準，並研商熱帶森林的保護以及各種化學藥劑的管制等問題。

誰知與會代表各懷鬼胎，本是罪魁禍首的工業開發國家，飲鴆止渴已久，過度依賴經濟成長，他們雖承認人類已經面臨存亡的抉擇，卻無法管制壓抑國內人民無止無盡的需求與浪費，反而希望第三世界替他們善後。有人甚至說：「工業技術的開發，舉世兼蒙其利，所以不應該由工業國家單獨負責。」

雖然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，參加「聯合國氣候高峰會議」的一百六十個國家代表，聯合簽署了「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方案」，列出如何具體執行「京都議定書」條例，終因工業大國不願配合而不了了之。

有幾個人真能看到明天？就算見到了，在自由經濟飛馳的巨輪下，誰又能攔其銳鋒？民主受制於經濟，政治潮流趨向民主，政治又泛經濟化。早在蒸氣引擎推上十九世紀的單行鐵軌時，人類不歸路就已鋪設完成了。

諷刺的是，經濟發展的停滯，反而挽救了地球的生態危機。在二〇〇六年，日本科學家發現了一種厭氧菌，能大量且快速地分解各種垃圾，改善優氧化環境。結果開發了再生能源工業，進而降低了生產成本，民生經濟開始復甦。同時，在重新洗牌再整下，全球貨幣體系建立了，公平貿易有了規範，經濟也開始日趨活絡。

又經過十多年的新思維時代，智慧學取代了科學的地位，人類文明再度呈現出多采多姿的風貌。科學與思想結合成一體，理性與感性也得到了平衡。如果用人的成長作比喻，在二十世紀以前，人類文明只是由嬰兒到青年，經過二十世紀末的成長期，幾乎是一夕之間，人類成熟了！

這個世紀最重大的發現，應該是「熱電效應」了。根據熱力學，能量作功必然會產生無用的「熱」。熱具有發散的性質，永遠是從能量高處向低處、作不可逆的單向傳播，因而有「熵」值的產生。

「熱」實際上是物質分子受能量激盪所產生的諧振運動，不論何種物理狀況，只要溫度在絕對零度以上，就代表有能量，物質分子會不停地振動。對人體的感官系統而言，依據振動能量的大小，便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溫度感。

在上個世紀，「半導體」的發明——一種「介面」技術的先驅——觸發了資訊時代的到臨。半導體是一種人造的導電物質，能

使電流成為單一向量。熱也是一種能量，從介面的立場，分子既能對電形成單一向量，應該也能使熱形成單一向量。

經過科學家的努力，利用分子的排列，將導熱性最佳的物質分子排在外圍，其內側則緊接一群帶有正電電洞的分子排。兩者組成電流迴路，當熱振動令分子外圍的游移電子掉入電洞中時，便形成了電流。

熱電效應使熱能轉化為電能，在能量逆轉下，宇宙成為一具恆動機。具有這種熱電效應的物質通稱「恆溫材料」，或是「熱電器材」。

有了恆溫材料後，不僅太陽能發電變得輕易可行，甚至連室溫都能發電。這一來，舉凡衣食住行，也就是食物、衣履、建築、交通等民生事業，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。連帶的，整個企業的形態也都有了嶄新的面貌。

這時分子工程也大有進展，晶圓技術進入奈米微分子結構，電容器只是一種密植的結構分子，體積縮小了十萬多倍，半導體也不過是些複合分子。電腦更無庸贅言，二十世紀末的一台桌上型個人電腦，如今只是一群複合分子結構，其中樞晶片還不到一立方公釐。

在此同時，美國的一位科學家，發現了控制新陳代謝的核糖核酸，藉著改變它，人可以自選年齡、永保青春。此外，生理再生技術也極為發達，任何器官、肢體，都可以即時修補、再生。人們歌頌著科學家，擁抱著新時代。千萬年來人類所有的夢想，在這短短的一二十年中，都一一實現了。

食物科學更是石破天驚，巴西一位科學家，利用微分化學，找出了葉綠素、酵素的分子式。如此一來，只要有能源，就可以利用電腦的「分子組合」技術，合成各式各樣的食物。從此，不論貧富，人人都能免於飢餓。

這一切發明與發現，都起於智慧電腦的實現，那是在二〇一二年，一位匿名的中國科學家，設計了第一片「概念網絡」中樞。這個中樞具備了以漢字基因結構而成的「常識庫」，能夠運用語言文字，與人溝通。

新一波的資訊競賽立刻開始了，不久，各種外圍的翻譯系統紛紛出籠，都急切地希望與這片中樞結合應用。

奇怪的是，這樣重大的發明，其商機之無限，發明人似乎一無所知。他將這個中樞委托給一個機構全權負責，這個機構的成員多為世界級的人文學者，他們深知責任重大，堅持謀求全人類之福祉。商定了應用的規範，嚴格要求電腦廠商配合，絲毫不肯妥協。

有如一幕幕的肥皂劇，幾年之間，產業界合縱連橫，諜影重重。人人希望獨家佔有市場，吞食最後這塊大餅。但是學者在原則上的堅持，幾經生死的威脅，始終不屈。最後，產業界終於同意統一規格，利用這片概念中樞，各自設計新的智慧電腦，自由競爭。

由於智慧電腦具備強大的功能，其體積不過手錶大小，既可上網，又能以自然語言和人溝通。自上市以來，很快就風靡全球，人手一台。對兒童而言，它是件有趣的玩具，青少年則視之為良師，中年人以其為工作伙伴，老年人則將它當作聊天排遣寂寞的對象。

當然，情況並不像外表那樣單純，業界為了牟利，無不挖空心思，力求改變智慧電腦的應用功能。但是，概念中樞有其固定的意識型態，完全以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為依歸。於是激進份子開始叫囂，技術人員則努力破解，期望改變個中的意識型態。而在最後一位工程師放棄努力之前，消費者已經適應了新的道德標準，反而成為堅定的擁護者。

於是，宗教組織、政治勢力又開闢了新戰場，年復一年，為了利益，紛擾不休。直到二〇二四年，智慧電腦的功能已經完全被肯定，兼以在電腦網絡下，全球早已緊密地聯結成一體，電腦聯盟遂成為網絡上最有力量的自發性組織。

就在同一年，一個明晰的太空訊息傳來了，透過電腦的傳譯，證實了外太空高級智慧體的存在。人類終於警覺到，再不團結，人很可能就要淪為太空奴隸了。由此觸發了二〇二四論壇的誕生，在一些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和學者的支持下，電腦時代正式到臨。

然而，在新時代裡，普羅大眾最關心的，卻是如何打發這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永生不死、漫長無盡的歲月。這就有了各形各樣的聲色刺激，人們貪婪地放縱感官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幾乎全部斷線，憑著各自擁有的私用電腦，人人一枕槐安。

硬體的視聽設備已成為人體感官的一部分，身歷境、虛擬實境、真實幻境等等，日新月異、層出不窮。經常欠缺不足的，反而是需求無盡的節目。到最後，甚至連電腦控制的造夢機也大行其道，電腦不僅可以控制夢境，而且能夠連續發展，簡直與真實無法區別。

這一來，人往往生活在幾個不同的天地中，一個是每天繁瑣無聊的人生；一個是自己設計的夢境；還有一些別人創作的故事、幻想等。人每每要停下來想一想，此刻究竟身在何處，是真實中還是幻境裡，否則就要鬧笑話。

在各種傳媒同時轉播這粒月球隕石的剎那，隨著各人心態、認知的不同，人人有其主觀的反應。有人把它當作一個新題材，準備收集畫面，以供來日造夢之用。有人以為身在夢中，努力地控制那失速的火球。當然也有人認為不過是收看新聞，反正事不關己，打算要睏個水落石出。只有那些已經虛實不分，不知今夕何夕的人，在身歷境的設備下，真以為自己受到隕石的攻擊了。

眼看火球越滾越近，吟嘯聲已成狂濤怒吼，人人魄動魂飛。突然間屏幕上光影一閃，纖弱的月球梭驀地騰空翻滾。文祥被梭身猛然飛起的慣性力，震倒在一側。在此同時，坐在擬真傳感器上的觀眾，也在液壓裝置的感應下，一個個被震得東倒西歪。

這不過是星行電征的一剎，火球繼續前進，最後衝擊地面。一片眩目的白光陡然照將過來，傳感器猛然翻轉，天驚地傾，觀眾紛紛跌落地上。就在此時，電力突然中斷，黑暗中，宇宙彷彿毀滅了，人人驚惶失措，咒罵號啕之聲此起彼落，人間頓成地獄。

這前後不過幾秒鐘的變局，對沒有心理準備的觀眾而言，卻似永生的徒刑。隨後，電力逐一恢復，屏幕上出現了兩行訊息：「敬告諸位觀眾，因衛星中繼站不堪負荷，電力中斷了三秒鐘，現已局部恢復，尚請原諒。」

長期養尊處優的人們，這時突然認清了一個不可否認的真實——天堂中也沒有永恆的平安。只是，這個意外的代價太高了。全世界有數千人心臟病突發，其他人雖然承認只是一場虛驚，但仍心有餘悸，總算領教了瀕臨死亡的恐怖。

主機好不容易緩過氣來，私用電腦也恢復了運作，一一向他們的主人解釋，由於收看的觀眾太多，液壓設備需要的電力太大，而最後又在那麼短暫的時間內，傳來這麼強烈的震勢，負荷量遠遠超過最高安全限制……

電腦為什麼不能料事於先呢？當然，電腦並不是神，既然不是，人間天堂不也是假象嗎？萬一真有隕石來襲，長生不老豈不成了二十一世紀的另一個神話？

經過深入的檢討，電腦找到了問題出在「莫高峰」的磁場上，由於來襲的也是一顆鐵隕石，具有強烈的偏磁性，直到近距離才開始改變軌跡。與預估值相比較，落點偏移了兩百多公尺。所幸電腦察覺後尚能及時修正，令月球梭自動飛起，同時張開電離防護罩。但是隕石衝撞地面時爆炸的威力，有如百萬噸黃色炸藥，月球梭禁受不住，被拋離到一公里以外，跌落在地。

文祥慢慢張開眼睛，身邊一切都靜止了，眼前一片黑暗。他毫無感覺，第一個升起的念頭是：我死了！

「文娃！」他感到喉頭振動，潛意識地喚著電腦，卻沒有回音。

這就是死亡嗎？不然怎麼這般黑暗？剛才顯然被隕石擊中了。我死了！但是感覺系統好像還在，手腳勉強可以移動，其他則是一片茫然。

他試著回想，剛才是在月球梭中觀察一顆隕石。再往前呢？他是常駐月球的編碼工程人員。來月球之前呢？是了，在遙遠的過去，有一個令他心痛而又難以磨滅的人影，小倩！唉！這種死亡也未免太殘酷了，失去電腦的協助不說，小倩卻還繫迴不去，就此停滯在虛無中。真是死不如生，今後又將逃向何方呢？

他正胡思亂想，眼前卻漸漸有了暗淡的光芒。他仔細一看，還是熟悉的月球梭內部，只是梭身側向一邊，顯然是從空中摔了下來。

「好險，我們都沒死成。」文娃也開口了。

「怎麼回事？我們怎麼了？」

「我們倒還好，地球上卻出了大紕漏，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吧！」說著，梭身動了一動，緩緩地挪正了，顯然還能運作。

文祥感到血液快速地流貫全身，一時之間又酸又麻，動彈不得。

這時月球梭已騰空飛起，有了電力後，照明設備都恢復正常。電離罩外景物已完全改觀，一個高約數十公尺，週長兩三百公尺的隕石坑，赫然出現在後方一公里處，坑口中央猶自發出暗紅的火光。

「我只記得突然有一道強烈的白光，接著天翻地覆，就不醒人事了。原來連電力都中斷了，爆炸的威力怎麼這樣大？」

「這還是我們緊急調用了月球防護系統，否則你我固不能保，地球上禍害更大！」

「這和地球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都是身歷境系統惹的禍，由於有二十億人同時收看，當月球梭被撞擊時，訊號傳到觀眾的液壓設備上，霎時的尖峰電流，竟高達五十億千瓦，燒毀了五座中繼站。」

「活該，你們要測試我！結果是作孽自受！」

「不是要測試你，是為了滿足地球上那些人的胃口！他們自己怕死，卻喜歡看別人冒險，給他們編了不知多少故事，又嫌不夠真實！」

「管他們幹什麼！」

「能不管嗎？這是賦與我們的責任呀！」

文祥無言以對，他早想過這類問題，不死的人生，在沒有新鮮事的陽光下，人到底變成了什麼樣的、永遠難以滿足的怪物？難怪會有「危險任務」這種行業出現。他原先以為這樣就可以逃離人世，想不到反成了被豢養觀賞的玩物。

想通了，也就釋然了，反正資料編碼也只是個幌子。既然自己對生死榮辱本來就看得很淡，為什麼不學學無心無肝的電腦，認真盡責地扮演自己的角色，娛樂一下別人呢？於是，文祥慨然道：「走吧！妳再也不必測試了，反正我的選擇永遠是五百公尺！」